



的哥受驚

我和丈夫換好衣服，準備出去共進晚餐，之後再看部電影。由於以前家里遭遇賊，於是我是把夜燈打開，還按下了電話答錄機按鍵，然後把貓關進後院。

丈夫叫的出租車已經等在門外，我們得趕緊出門。可是那只貓卻逃了出來，從我們倆腳邊跳過，往樓上冲去。它顯然是冲着鸚鵡去的，它可喜歡追着鸚鵡玩了。但我們實在不敢讓它和鸚鵡單獨待着，說不準它會吃掉鸚鵡。所以丈夫跑到樓上去捉貓了，要把貓關回後院。

我不能讓的哥在外面等太久，更不想讓他知道我們家今晚沒人，於是就先上了的哥的車。我告訴的哥我丈夫在樓上跟我母親道聲“晚安”就下來。

數分鐘後丈夫鑽進汽車，滿頭冒汗，甚是狼狽。的哥發動了車子，丈夫說：“真對不起，讓你久等了。你不知道它鑽到了床下，我不得不拿挂衣架搗它的屁股，它才肯出來。它想逃跑，我迅速抓住它的脖子，順手扯過毛毯將它裹住，這樣它才不能像上次那樣抓傷我，還真管用，我拖着它下樓，把它扔進後院……希望它不要再在菜園子里拉屎。”

最有效的藥方

埃利諾是個商人，也是個吝嗇鬼。長年累月，他攢下巨額財富，他為自己躋身富翁的行列而感到自豪。然而很不幸，他忽然在某一天病倒了，醫生對他的病束手無策。

其實，要治好埃利諾的病很簡單，只要讓他出一身汗就好辦。但是，醫生用盡了辦法也無法令他發汗，只好放棄了。在他彌留之際，家人把牧師請到他的身邊為他祈禱。



“埃利諾先生，在我為您祈禱之前，我想向您提幾個小小的要求，您能答應我嗎？”牧師問道。

“你說吧。只要能讓我上天堂，我就答應你，並且我會在遺囑中寫清楚。”埃利諾用微弱的聲音答道。

牧師握起他的手，說道：“其他鎮上的教堂都有圖書館，只有我們鎮上的教堂沒有。我希望您給我們的教堂捐一個圖書館。”

“需要多少錢？”

“大約3萬美元吧。”

“好吧，我答應你。”

牧師握緊埃利諾的手，繼續說道：“我們鎮上有很多婦女想去工作，但他們因為要照顧年幼的孩子而去不了。如果能建一個託兒所，這個問題就能解決了。”

“需要多少錢？”

“我想5萬美元就夠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答應你。”

牧師把埃利諾的手握得更緊了。“埃利諾先生，您知道，人老瞭如果沒有人照顧是很悲慘的。所以我想給那些無依無靠和得不到子女照顧的老人建一個養老院。”他提出了第三個要求。

“需要多少錢？”

“10萬美元應該夠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答應你。”此刻埃利諾的樣子已沒有先前那麼痛苦，甚至顯出一些快樂。

牧師俯身親吻了一下埃利諾的額頭，然後繼續說道：“埃利諾先生，您看，慷慨大方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，您現在的臉色好多了。您這樣進入天堂，肯定會受到歡迎。對於您的慷慨大方，我替所有受益的人感謝您。不過，我還想向您提一個要求，我希望您也能答應。”

“你說吧。”埃利諾喘着氣應答道。

牧師看着埃利諾，說道：“埃利諾先生，您也知道，我們鎮上的教堂已經很破舊了。我早就想把它修葺一番，但一直沒錢。如果您能捐一筆錢出來，我們的教堂就會煥然一新。這樣，到教堂祈禱、做禮拜的人就會擁有一個舒適的環境。人們會永遠懷念您，上帝也會把您的善舉看在眼里。”

“需要多少錢？”

“至少需要20萬美元吧。”

埃利諾睜大眼睛，很久都沒回答牧師。牧師再次握緊埃利諾的手，輕聲催促道：“埃利諾先生……”

“等等，別出聲。我的後背出汗了！”埃利諾喘着粗氣答道。

1

45歲以前，腫瘤科大夫秦苑的生活里填滿了各種惡性腫瘤病歷。她悶着頭救，大多數時候卻跑不過死神。最終，病歷又變成一張又一張死亡通知單。

“住進你們科的病人，錢花完了，罪遭夠了，人就走了。”一位多發性骨髓瘤患者的家屬曾這樣抱怨。

這讓秦苑越來越焦慮，覺得工作沒有意義。她每天都在懷疑：“我這個職業有什么價值？”

秦苑職業狀態的轉變發生在2012年。她在北京癌症康復與姑息治療委員會的組織下去台灣慈濟醫院參觀，學習安寧療護。

在那里，同行的心理治療師見到一位多發性骨髓瘤晚期的全癱患者。

見面第一句話，他就鎮住了來訪者。“你的眼鏡好氣派哦！”沒有悲慘的場景，沒有異味，患者被護工照顧得很好，做全身按摩時看起來十分享受。

患者生病之前是一個保險推銷員，一個人有4部手機，每天維護着幾千名客戶。他的生活里排滿了工作，從來無暇認真生活。後來，他全身上下只剩一根手指頭能動，反而愛上了旅行。他藉助特製輪椅，有計劃地去看這個世界的風景。

“原來我的妻子這麼愛我，願意為照顧我辭掉工作。原來生活這麼有趣，鳥是嘰喳喳的，花是香的。原來我對家人很有用，雖然身體壞掉了，但我的腦子還能動，可以為父母的決定提出很多建設性的意見。”因為得了絕症，他反而停下來，睜開了看世界的眼睛。

在場的人從他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尊嚴。

秦苑還記得，在台灣學習時的一次討論中，主講老師問：“如果可以選擇，你們在猝死、器官衰竭、癌症和失智這4種死亡曲線中，會選擇哪一種？”在場的醫生幾乎都選擇了猝死，只有三四個人選了器官衰竭，沒有人願意患上癌症或者失智。最好笑的是，有一個ICU病房的主任曾經囑咐他的家里人：“將來我病危了，千萬別

腳尖的方向與感情深度

公園的長椅上，一對情侶正在親熱地聊着什么。仔細一看才發現，雖然兩個人聊天的時候彼此看着對方，但他們的腳尖並沒有朝向對方，這意味着什么呢？

人臉的朝向、面部表情等，都可以由本人的意志加以控制。而且控制起來很簡單。然而，膝蓋和腳尖的方向很少有人留意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膝蓋和腳尖的方向往往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一個人的內心。

當與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時，人會很自然地把身體朝向對方。不僅僅是臉，就連膝蓋和腳尖都會不自覺地朝向對方。可以說，這是防止其他人擠進兩個人中間的一個防禦性姿勢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一對情侶雖然笑臉相對，談笑風生，但兩個人腳尖



的方向並沒有朝向對方，就說明兩個人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和諧，沒準正面臨分手的考驗。

這個規律不僅適用於情侶之間，朋友、同事、團隊內部成員之間也是同樣的道理。如果大家合得來，集合在一起時，自然會把整個身體的正面朝向對方。

瞭解這一規律，對相親也很有幫助。相親時，如果我喜歡對方，肯定會把整個身體的正面都朝向他（她）。剛開始時，對方也許扭着身子，只用臉對着我說話，聊了一段時間後，如果對方也對我產生好感，就會不自覺地把身體扭過來，連腳尖也會對着我。當然，如果對我一直沒有興趣，對方應該不會用腳尖對着我。

如果聊天的過程中，對方的腳尖一直朝向其他方向，而且中途還會起身上衛生間，那肯定是對我沒興趣。我們就不用繼續浪費時間了。

老祖宗留下的10句老話，說盡人生百態（下）

06

不怕馬王三只眼 就怕人懷兩條心

三只眼的馬王爺是很可怕，但是更可怕的是人心難測。

堡壘都是在內部攻破的，對手再強，也抵不過衆志成城，就怕有人心存兩意，出賣朋友。

人心隔肚皮，交朋友一定要慎之又慎。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歷經歲月陪伴的友誼往往更值得信任。

07

慈不掌兵，義不掌財

心太軟的人不適合帶兵打仗，講義氣的人不適合掌管財務。

戰場生死攸關，關鍵的時候，絕不能因為婦人之仁而誤了大事。所謂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處此“一時”之時，統帥戰將必要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和決心以指揮行事，絕不能因心軟而壞了大局。

世上忠義之士多好友，然好友則必然重友而輕財，所謂仗義疏財，所以義者不能守財，也守不住。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財。

08

打是親，罵是愛 惱了性子拿腳踹

打是親，是指關係很親密的人才會跟你打鬧，講的是肢體上的玩笑。

罵是愛，就是我們常說的，關係好才會說出你的不對和缺點，是正面的罵，是關愛，不是反面的辱罵。

愛到深處拿腳踹，是指關係很深了，當看到對方不努力，不上進，不聽勸時，怒其不爭，就用比較激烈的

方式，刺激和幫助對方。

哪怕是用腳踹，但是心底是難過的，真心想幫助對方。

09

待你父母十二兩 兒孫還你一整斤

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的父母，將來孩子就會如何對待他自己。

我們說，一個家庭就是一棵大樹，爺爺奶奶是大樹的根，父母是枝葉，孩子是果實。

只有在根上施肥，枝葉才能繁

盛，果子也才能有足夠的營養。

一個人在孝養父母之時，自己的兒女也看在眼里，父母以身作則孝敬尊長，就是孩子成長最好的榜樣。

孩子是通過父母的行動，懂得孝的。

一個家庭里，如果父母孝順老人，那麼孩子就會孝順父母，一家人就能和和美美。

10

燈常撥才亮 刀常磨才快

俗話說的好，一勤天下無難事。勤撥燈，燈就常亮。

勤磨刀，刀就鋒利。

曾國藩一直認為：不管是居家、居官、行軍，都應該要以“勤”字為根本。天道酬勤，一個人不管他的資質如何，只要能勤奮、堅持不懈，才智自然就會一點一滴積累下來。

成就偉業者，不必有過人之聰慧，但必有過人之勤奮。

古人說：“勤能補拙是良訓，一分辛苦一分才。”

沒有人能依靠天賦成功，只有勤奮才能將天賦變為天才。偉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勞動是成正比的，有一分勞動就有一分收穫。

回家沒幾天，老先生開始昏迷，很快便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老人最終還是如願捐獻了遺體。這家人的故事讓秦苑發現，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脫離社會關係而存在的。“一個人痛快地離開這個世界很容易，可是要讓家人心安，不留任何遺憾，才是難上加難。”

3

也有人在安寧病房以自己的意願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。

一位姓徐的病患在2015年4月份被診斷患有結腸癌後，心平氣和地勸家里人：“癌症只是病的一種，只不過比其他病兇猛一些而已，別怕。”他回到家，把口服的藥和其他治療都停了。

老徐看雜誌、玩電腦遊戲，沒事兒就背着手去公園散步。女兒拎着馬扎跟着，父親累了就歇會兒，看看景色，父女倆聊聊天。

他的氣力一天不如一天。先是慢慢走不動了，接着又不能下床，到最後渾身發燒疼痛，已經聽不見任何聲音，只能通過擺手和搖頭來表達。

來到安寧病房之後，醫生和護士用紙筆跟他交流。老徐寫得一手非常好看的小楷。他們寫，要解手嗎？他點頭。要輸液嗎？他搖頭。當時，從急診科來安寧病房幫忙的董大夫問秦苑：“您說，徐老師什麼藥也不用，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，我們這病房還有什麼意義呢？”

但徐老師的女兒說，非常有意義。來到這里之後，她發現父親整個人不再焦慮，一下子放鬆了。全家人都有了安全感。

剛入院時，88歲的老徐還能做數獨題，玩九連環。裝了拆，拆了裝，上下翻飛。他的女兒想着，錄個小視頻記下來，以後就能照着學怎么拆解。生命的最後幾周，他的睡眠時間越來越長，看不到一絲慌亂。

在老徐離去之後的那個護士節，秦苑的安寧團隊意外收到一封感謝信。在信里，老徐的女兒寫道：“父親能夠這樣走完自己的一生，我們感到了極大的慰藉。”

一個腫瘤科大夫的轉身



是生命質量的一部分。

回到北京後，秦苑又先後兩次到台灣學習安寧療護。2017年3月，她申請的安寧療護病房試點在海淀醫院正式開始接診，專門收治那些放棄臨終搶救，想要

“有尊嚴、有質量地離去”的患者。

從此，她不再是單純地治病，更多的是陪伴和照顧面臨死亡的人。

秦苑開始學會接納死亡。她發現，“怎麼離去”的背後，更多是要弄懂“該怎麼活着”。

病房建立之初，秦苑不得不把收治門檻抬得很高，要求患者和家屬都認同安寧療護的理念，才能被准許入住。因為對病患來說，他們的生命，往往不單是自己的事，更是一個家庭的事。

一位96歲的老人，是秦苑見過年齡最大，

但腦筋最清楚的病人。他小個子、南方口音很重，每天對家人強調的事情，除了要捐獻自己的遺體，就是想找一個地方，安安穩穩地走。“我活夠了，你們不要折騰我。”可是家人捨不得。

“安寧病房中最理想的狀態，就是由病人來決定，用什麼樣的方式治療和護理他自己。可是大部分病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，往往已經沒有

能力為自己做選擇，是否搶救，完全取決於家人的選擇。”

秦苑常常看到家屬吵作一團，

“你說救，他說

不救，一家人意見不統一的情況太常見了。